

灌畦暇語者何老圃騰頰之云也嘗憶早年血氣未定
鋪方紙運寸管自許不落人後亟起以干一旦之名良
甚苦辛力盡志殫僅能如願終以枯腸不貯機穽不能
隨世低昂中年以來漸識悔悵顧胸中有所謂刮磨者
蟠不得吐則更目懲艾伏不敢發乃知昔者所爲辛苦
以求者大可怪笑非但無益抑爲 妨嗚呼大丈夫亦
安往而失其貧賤者哉於是決意勇出脫謝纓弁故邱
之旁有地彌畹蛇行趨隰土氣沃衍甘井在前不病於
汲除治以蔣蔬咸曰宜哉夫藉暄於春陽射利者不爭

資潤于泉脈乾沒者不忌而又繼日以從事其爲力可
以不匱率歲而計入其爲收亦足糊口每風日好時皋
壤悅暢負杖曳屨暫出郊塹比鄰之人偶相與立曹相
與談忽覺吻頤咄咤故態橫發或童顛之叟或粗有知
識之少年時時相顧捧腹一笑意雖不倫亦似可惜因
取而疏之以其緣隙日乃有得也故以暇語題辭

灌畦暇語

唐 撰 人 闕

堯不有其耳目者也寄其視於舜而四目以明寄其聽於舜而四聰以達堯與舜一體之化也故舜饗大功二十堯無得而名

老圃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無以則有如秦之二世矣乎二世惟不能視也而寄其目於趙高下步不容跬高指鹿以爲馬二世唯不能聽也而寄其耳于高盜滿山東民胥爲仇而曠不得聞身死望夷之

下秦祀忽諸雖蒞醢高庸何能及故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

彭寵以漁陽叛光武爲之旰食會其奴斬寵首以自歸帝喜封奴爲不義侯

老圃曰天下之惡均也惟害人之叛己也是以有討奈何奴利其主而以侯不可以訓矣有天下者有大物也不可以私意持也高帝微時數窘于丁公顧而語之曰天下未定兩賢豈相戾哉丁公以是免及帝卽位執而僇

原缺

子齊初應舉時行其文卷有所謂中謨者大爲昌黎韓

公愈所賞以詩贈之云丹穴五色羽其名爲鳳凰昔周
有盛德此鳥鳴高岡和聲隨祥風宵窈相飄揚聞者亦
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姬旦死千載闕其光吾君亦勤
理遲子一來翔其見獎重如此公復爲延譽于主司以
是子齊之聲響於廷右矣會爲主司所擯公論大屈公
咨嗟久之又爲之賦駑驥之章其詞曰駑駘誠齷齪市
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價微不難酬渴飲一斗水飢食
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驎生絕域自矜無
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爲畱借問價幾何黃金比蒿

邱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饑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
問誰能爲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建瓴王
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軛因論天外事恍惚令人愁駑駘
與騏驎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
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驎不敢言低回但垂頭人皆劣騏
驎共以駑駘優喟予獨興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
爲我商聲謳

老圃曰釜量之於多寡非所受則不能容丈尺之于
長短非所準則不能度故無仲尼則微生可以言直

矣申枏可以言剛矣柳下季不得以爲介矣孤竹君
之二子不得以言廉矣是以士誠自修也而時或莫
之知則有湮阮而不聞白黑混淆孰蕪而孰薰卒然
而得名世之士加至誠由直道以少振其撓顧不快
歟予嘗諷韓之二詩三復熟讀而不能去手興感所
至則往往爲之墮睫吁後來豈復有如斯人耶

甯戚欲于齊桓公厥路無從飯牛車下逢桓公夕出戚
乃扣牛角而疾歌商聲之詩詩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
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甞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

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後車載以歸與語大悅擢爲上客而預聞國事其後楊惲以列卿被放因與孫會宗書其中有秦聲之詩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是時有與惲不相能者謗其語以上聞孝宣帝大怒下之吏當以大臣怨譏罪及三族

老圃曰嘻南山一也其託以諷亦一也攷其情詞甯語尤爲深切然一則以封一則以族豈所遇者不同歟抑楊涉于有情而甯特遊于疏遠者歟夫人主內

貯私意則聰明不開聰明不開則橫生忌諱橫生忌諱則直言不聞而廷有非辜矣讒慝之黨又乘之以危中國士嗜曾謂孝宣帝其不及齊桓公者遠矣

後漢繁欽傷世道剝喪賢愚隱情上之人用察不至而小人得志君子伏匿于是賦生茨之詩其詞曰有茨生蘭圃布葉翳芙蓉寄根膏壤隈春澤以養軀太陽曝真色翔風發其粵甘液潤其中華實與氣俱族類日夜滋被我中唐隅

老圃曰欽之托興也甚可畏也甚可恨也夫茨之生

于蘭圃也始竝軀以處而已矣未有害也漫不知禁則枝葉專舒而能翳芳草矣又不知禁則將疑于似是而世之寵光必聚于其所矣膏壤也春澤也太陽也翔風也甘液也寵光不一之譬也始萌其根株又發其顏色始毓其軀幹又流其氣脉其眷眷至于如此則茨之積也安得而不厚茨之積也厚則族大類滋彌滿于中唐之閒向所謂猗蘭芙蓉皆無地以托業矣吁可不甚畏者耶吁可不甚恨者耶

仙人海春居罽馱山善嘯術太山道士鍾約往來敬其

藝願學焉而無從一日春變其形爲石約不之知乃坐旁石上仰面嘯而春所化石應之亦發聲傾山動澗雲霧爲之下墮約知是春驚起再拜以祈請焉春哀其誠因教以三術凡不飲不食乃得嘯而風生于虎也

老圃曰夫氣出于虛則凝而不散畱于實則鬱兮而不達聲出于虛則圓而不息畱于實則澌盡而不發虛之于術則大矣豈惟嘯旨則然古之善事其心者萬形錯陳日接于化而不怛風生于虎其細矣夫

沈約以佐命勲位冠梁朝晚年新進用事者忌其固位

取約所爲鹿葱詩乘閒以白武帝帝意已不能堪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約以憂死其詩曰野馬不可騎兔絲詎宜織爾非萃與蒿豈供麋鹿食

老圃曰君子之於言不可以無擇也身處嫌疑之地而口陳形迹之語加有媒孽之人爲構于旁沈之不免也固宜故曰禍藏于眇微微物不可以不戒

周禮金石有一定之響故諸音皆受鐘磬之均至于饗燕堂上不懸金石則以笛有一定之調故諸絃歌皆從爲正也晉世列和善爲笛荀勖常欲依十二律作十二

笛令一孔應一律和曰太樂東廂長笛尾長四尺三寸今若取其下徵之聲于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分有餘和昔日依之不可吹也勖又問和曰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曰每合樂時隨歌者清濁聲假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漢魏以來相傳施用不能改也

老圃曰古之遺樂其不可復矣乎昔以絃歌受笛之均今以歌聲定笛之調律與笛孔不能相當此正東

西之相及也漢書言雅樂者有制氏但習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傳至列和蓋以成譜相授爾然則後之作樂者將孰考正也文王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言有義爲可論有理爲可樂也吁道之不明也道之不傳也盈于耳目之接者舉是也而何有于笛哉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若有不可諱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臣固將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命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寡人敢不敬從管仲攝衣冠

而起對曰東郭有狗嗶嗶旦暮欲齧我豸而不使也公惟愛味而易牙善調以鼎飪事公公曰我唯嬰兒之未常易牙退蒸其首子芼而進之夫人情非不愛其子也于子之不愛將何有于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南郭有狗嗶嗶旦暮欲齧我豸而不使也公惟喜宮而好妒豎刁自刑自理公之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于身之不愛將何有于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西郭有狗嗶嗶旦暮欲齧我豸而不使也公惟有疾而進禰堂巫氏乘公之意而敢爲誕

言夫言心聲也于心之敢欺將何有于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北郭有狗嗉嗉旦暮欲齧我暇而不使也公惟愛整而樂人之飭衛公子開方事公十有五年不歸視其親于親之敢忘將何有于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以手加頰曰臣之願畢矣今臣之屬氣奄氣將盡願君不忘臣之言臣目則能瞑矣管仲死既葬桓公盡逐四人者居數日味不嫌于口而反易牙宮中之辨不理而反豎刁苛疾閒作而反堂巫朝行亂倫而反開方桓公嗟聖人固有悖矣乎其

後期年四人者果作難圍公宮而不得出入有婦人從竇以見公公曰吾飢欲食而外不饋吾渴欲飲而漿不至吾不知作難者誰也婦人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曰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曰嗟聖人之言長乎哉吾何面目見仲父于地下

老圃曰蔽惑之于心術也顧不怪哉始恆公取夷吾于仇讎而屬以國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宜若同心共體之不如也晚節末路而其顛錯如是夫仲父以爲狗矣而公會不能少悟不能以頃而去也嗚呼撫

學海類編 卷一
四封之境位于人上而乃與羣嗻嗻者朝夕以從事
其於危邦殺身也直立而須之爾蔽惑之于心術也
顧不怪哉

戴逵作閒遊贊既曰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
蕭瑟之音朗其可以藻元營素芘其皓然者矣又曰凡
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遊者奚往而不適奚
待而不足又曰奇趣難均元契罕遇終古孤栖于一崑
獨玩于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輟斤寢絃
之嘆固已幽結于中林驟感于遐心

老圃曰異哉安道未始知遊者也夫宇宙上下今古
來往總總眾念管乎是矣又奚爲惘虛而畏獨又奚
爲矜羨而聘合古之至游者不出于戶牖之間而高
覽于八紘之外內視反聽于几席之上而萬有不同
之態度皆無以逃其察和光混融大同而爲一孰恃
而比承孰取而藻瑩未忘之情付以理遣而無對之
感寄諸忘言者矣異哉安道未始知遊者也

元道經云萬性之中至靈者人與天地同生于虛無之
始因元氣而結以成形天地能安靜和柔不移于本常

守虛無湛然不勞得自然之道元氣不散故能久長人緣生想移于本性目妄視耳妄聽鼻妄香矣口妄言味身妄作役意妄思慮是以六賊交攘元氣消散而壽命不永

老圃曰其然豈其然乎夫人之與天地俱空中之一物耳一晝一夜圜周之度其閒不容息然則天地奚爲而安靜全盈消減震曜動薄其爲力亦可以言勁矣然則天地奚爲而和柔彼日月雷風水火山澤之森乎兩閒也與人之所謂耳目口鼻身意則一而已

矣天地失其行元氣有伏有逆則爲燥溼繆盪之變人失其準元氣有壯有衰則爲偏枯痰毒之疾真與妄對祥與眚反天地果無以異于吾人大丈夫志氣挺特固當立遠大之見窺造物者之所以物物而不當物于物以橫生欣恥也夫蚤蚤之謀止于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穴深尋焉則臂不能探矣吾懼人之疑于是說也聊復援筆庶幾解頤

虞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百獸非一類之種

也鳳鳥不時有之物也編作于列比竹奏于庭飛走上
下如應契券彼苗民之頑也攻之以兵而不諫矣秉朱
執翳近在階廡之下而江湖數千里之外報以七旬之
速是亦有說矣乎

老圃曰然則所謂心術之化也大心術之化不待使
令號召也而其答如響書曰光被四表又曰格于上
下夫堯舜氏所乘者神光也神之所攝光之所燭燎
雖四表上下無不和來然則非一類之百獸不時有
之鳳鳥與夫頑不卽工之有苗動蕩鼓舞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者也故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客有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王不喜或奏野音
焉王大說

老圃曰人之所以相動者心精也心精之所接雖恂
而受其所不接雖精勿畱噫嘻天下未始有真好惡
者也則夫持其絕伎以幸人之必察難矣夫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說之從受其術而以釣
聞于楚國近吳道元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畫以爲
卓絕

老圃曰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同者迹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騏驥以善走絕其羣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步哉顧所以滅景追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弋而得釣臨書而善畫特轉移之頃爾古之善學者蓋又有爲方而不以矩爲圓而不以規及其又進于此則注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其迹旁歧詰曲不可以爲方卒其所以師焉丙丙如丹夫是之謂善學迺如吮毫而勘筆畫之豐省蹲磯以辨竿線之浮沈詹吳且不爲而况不爲詹吳者乎故

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

青邱生喜馳騫其意焦焉惟恐其不及也中年而感內熱之病消中煩燥百方以營之而不能良也往見北宮蒙而告憊焉北宮子曰子知夫重之與輕乎如手揣權衡而璽印塗也誠能以其所重而加其所輕子之疾雖不營猶可爲也青邱生歸而自失悉捐其故所有者而淫思于北宮子之言疾則少閒

老圃曰有是哉夫捐隨侯之珠以邀千仞之爵人莫不怪且笑焉爲其所用者重所求者輕也然則生之

于己也又豈直一隨侯之重者耶青邱生亦弗思之甚者

舊說磐古氏之死也頭爲五嶽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又云頭爲東嶽腹爲中嶽左臂爲南嶽右臂爲北嶽足爲西嶽又云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又云喜則爲晴怒則爲陰

老圃曰信斯言也則是磐古氏未死以前未有海嶽江河草木于下也未有日月風雲雷電于上也未有晦明陰暗于中也然則磐古氏何所運其想而生何

所植其足而立何所注其耳目而爲視聽何所取其甲子而爲春秋爲說如此是謂大有茫洋而不近事之情無以則假爲之詞猶之可也其意若曰磐古氏天地萬物之祖始也覆幬袒廣大雖不可以爲量要其大形實無以異于一人之身嶽海之遼絕亦尻背之閒爾故曰無以則假爲之辭猶之可也

文人不原事情多承用寓言以爲實如曰堯之時十日竝出石爛山焦堯不勝其毒使羿設弓矢而射之落其九而所存者一今日是也

老圃曰是何言之悖也如是夫水火之精上見于天日月是也其分爲晝夜其象爲坎離其義爲陰陽堯日有十月當有幾就令十日竝出羿乃諸侯耳安得射而落之是何言之悖也如是嘗聞堯有十瑞曰芻化爲禾也曰神羊觸佞也曰屈軼指邪也曰景星見于天也曰醴液發于地也曰甘露零于野也曰鳳凰止于庭也曰神龍遊于沼也曰萑莆生于廚也曰歷草立于階也太古鴻荒未有名數三墳河圖之書以草木換易記其時及黃帝氏迎日推策大撓作爲甲

子于是始有紀年之次自甲至癸爲日之數十蓂莢之未生也十日之義俱晦而藏既有蓂莢則有晦朔有晦朔則十日之義俱出而顯爲其有晦也而不亂故也十日竝出其義如此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其妻聞之中夕倚戶而悲牧子愴然而嘆乃援琴而爲別鶴之操其詞曰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衣不寢兮日忘餐

老圃曰古者娶而無子大義當出雖然人之所以爲

人者由其情隱于中故也夫五年之聚匡牀是同一旦而以為胡越甯不慨然潘安仁初喪其偶作為哀永逝之詞而賦悼亡之歌夏侯湛見而歎曰是文生于情歟將情生于文歟覽之喟然令人增伉儷之重由是以攷商陵牧子之撰其亦可以厚人倫者矣大禹時天雨稻故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貧民家則有富室則不及老圃曰天理冥漠常恐不與人相響答壽跖而天顏知命者不敢怨夫雨穀非天之常也損有餘補不足

凡皆若金陵之事則物無失職矣孔子有言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訓天之明故也後之宰世之匠庸詎而忽諸

凡珠龍所吐者名龍珠蛇所吐者名蛇珠越人諺云千畝木奴不如龍珠蛇珠千枚不及玫瑰

老圃曰夫物皆有本性由其所出不同故貴賤懸則乃若蛇之所吐其精熒熒必有遺肖者矣名之曰木奴其賤如隸雖數彌千多亦奚益越俗誠陋固知其不敢以望龍珠也嗚乎周人以鼠璞為珍宋人謂燕

石爲寶會謂周宋而越人之不如

風俗相傳臘日磔雞立春日磔狗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得也大寒至常恐陰勝陽故以戌日臘戌者土氣也用其日殺雞以謝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暑節風雨也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十二門東方三門生氣所出入不欲以死物厭之故獨磔于九門大者金畜禳者卻也抑金使不害春之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

老圃曰異哉吾嘗學洪範五行之說夫萬物之變也

緣于氣其化也因于形生而復死死而復生謂之變自幼而壯壯而老謂之化木陽之生也其色青其聲也角角之爲言動也火陽之成也其色赤其聲也徵徵之爲言止也金陰之收也其色白其聲也商商之爲言彊也水陰之藏也其色黑其聲也羽羽之爲言舒也土王四季其色黃其聲也宮宮之爲言容也明天子在上賢宰相理物使羣有司百執事之人分職而效命庶績無不得其宜則五物以時敘寒暑不忒愆伏不作萬物各由其道陰陽各得其理性命極其

高大顧不此之求而磔讓以弭變擇人之所當事者而移責于雞犬彼物之微且賤者死何有于擇吾獨以爲不訓于洪範之所以言爲之太息

貞觀三年王珪爲侍中文皇帝以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聲樂不稱旨切責之珪與溫彥博進曰孝孫雅士陛下忽以教女樂責之臣恐天下怪愕上怒曰卿等皆我腹心奈何附下同上反爲孝孫游談也彥博皇恐頓首謝珪獨不拜徐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臣爲不肖而置之樞近責臣以忠直今所言

實無私意陛下忽疑臣是陛下負臣臣決不負陛下上默然而起翌日謂房元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周武聖人尙不用夷齊之諫宣王賢主杜伯乃以無罪死朕每夙夜以古爲鑑昨責珪等今猶慙悔公可爲敕勿以此事遂不進直言

老圃曰臣觀文皇帝天姿聰明從諫如流直千載而一遇希闊不可逢值之真主也其言反覆懲艾直使人涕下而不知禁大丈夫逢人主如此顧不能明目張膽出胷中勁正之氣以報萬一真無足觀者彥博

碌碌如轅軛底穿鼻犢爾一被頓抑則貼妥從服之不暇當爾之時微王侍中挺挺不少屈上意未必迴也如孝孫者身爲雅士而甘心以藝授宮禁雖殺之何足道第諍臣角折而言沮豈不使人喪氣吁君臣相遇以修大功堂堂不拔之基流羨于無窮厥有由哉詩不云乎念茲皇祖臣觀今日之勢固宜以皇祖爲戒也

元魏宗室子直封真定公鹿念爲國中尉每勸子直必厲以忠廉之節嘗謂子直賦詩二章其一云嶧山萬尺樹雕鏤作琴瑟由此材高遠絃響藹中律其一云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筦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由是感悟卒爲賢公子

老圃曰鹿子之詩文義博約真風人之作也豈惟子直後之好修之士取而玩諸必有以動盪其善心者矣嘗怪趾麟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夫侈足以滅性靡足以毀則凡爲公子者實有焉今一爲善言所誘掖乃能改節以自整飭由是以考麟趾之公子亦必有所自者矣吁鹿子可作吾願納交于其門

周官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及九州之域各有分星凡五雲之物十有二風皆謹書之眡祲記十輝之妖祥占夢掌六夢之吉凶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令始難毆疫

老圃曰天地之與人也皆空中有形氣之物爾故其精氣上下流通攝授莫不圓融而爲一莫不出入于五物之間有揮散而見于形象者凡耳目之所接夢覺之所見如環無端如旦晝之次昧者曾不之知也聖人者智足以探幾物之先而逆知其所以然然且

爲舍萌贈夢之法始難毆疫之官妖祥變動懼而不敢懈也吉凶與民同患于是乎在

坡東黃仲秉問事心養生之術于老圃

老圃曰心奚足事事生奚足養夫因虛而運想想成則以虛而爲實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嚮于虛矣昨之所謂實若一聚之烟也從無而有形形立則以無而爲有有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嚮于無矣昨之所謂有者一窖之塵也故曰心奚足事事生奚足養且烟之起止塵之囂寂風定氣除了復何在子試嘗觀所謂

灰矣乎五木之火皆託傳于木焱焰既合五者如火木之極然後積而成灰木轉而火火轉而灰灰之所藏者深矣生之謂性性之動者之謂情性本元也而不必其有定者焉是水中之波也情之有所轉也而不必有其轉者焉是沙中之金也沙中之金由粗以聚聚則極而爲沈其沈也重水中之波由湛而揚揚則極而爲浮其浮也輕積輕者所以幻虛也積重者所以幻有也嗚乎吾所聞于師者止是矣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子亦嘗擇焉于吾言者矣

太古之時精祲未分善惡之類力敵則戰吞噬搏格無有已時上帝憑怒實生聖人以爲君長復爲之正陰陽之氣以分別處之使無相奪倫然後稍奠厥居然尚有五方毒龍貔獠蟲蛇之倫吮牙伏爪雜處于覆幬之間上帝有命凡生物抱理之不直者迺得日取以供血食日月既久貪饕無制憑其凶威淫及善類二帝三王之世聖人有憂焉始立官師設厲禁正的礪鏃戈矛刀鋸削格羅落無所不用以與之從事會上帝亦自惡其虐害勦厥族孕惟獬豸一種不侵暴而易制畜又其天性

惟嫉邪佞一接其目則必蹶之以角糜潰腎腸盡食之然後決故堯獨育其種使司邦直及舜以在位舉十六相去四凶成大功二十于是正人志得隱黨自省朝廷中外清明如洗獬豸不得其所以食其族類咸以餒死自此繩邪之獸絕迹矣

老圃曰二漢以來不常治也不常清明也當其否閉之世羣小人曹立朋居巧擠善良外如韋柔戚施不足畏忌而中實潛毒過于鎔錐一話一言之不酬往往殺人而傾邦意者觸邪絕迹彼略無所禁則求其

不肆不可得也嗚乎曾謂堯舜氏仁民而愛其澤僅及當年而顧起來患後害迺如是之酷曾謂上帝尊嚴高目而下耳獨邑邑憫憐于鴻荒之初而顧末代紛糾則瞑昧眇邈如不聽聞豈其世數下遷民德澆偽業果所招遂不可禁制者邪不然則回視五方毒龍猊獠蟲蛇之倫吾以其爲猶甘棠而况于獬豸之種耶

周官蝨氏掌去鼃黽鳴出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
老圃曰嗚乎聖人之于民也甚愛惜之而謹去其害

如是之詳也于是耳目之接氛垢啣囂其爲害也薄矣夫鼃黽鳴蟲自以其氣作之爾蓋無意于亂人之聽也然且斬艾之屏斥之曰必其絕類乃止嗚乎聖人之于民也甚愛惜之而謹去其害如是之詳也世有常言曰一作一止知人表裏故諸葛孔明入五原軍旣退司馬宣王按行其營壘處嘆曰眞天下奇才也老圃曰操作舉動出于心術而指揮顧盼之閒乃與事接人果不難于識知也世之昧者元黃到眼而不能主其色輕重在手而不能分其權卒焉而使遇天

下之奇才烏能察其彷彿也是以唯司馬仲達乃能與孔明竝而爲堅敵其有以夫

齊景公病水十數日矣夜夢與二日鬪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如是其死矣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于公之門以車迎占人占人至晏子告以故使對公曰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瘳居三日公疾大愈召占人而將賜之占人曰非臣之功也晏子實教臣公將賜晏子晏子曰使占人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臣身言之則不信矣

老圃曰夫言有道得其道則聽者信疑者決失其道則聽者悖疑者蕙晏子可謂知言之所從矣世之占人倚其書以徵災祥智之劣于晏子者豈可以爲數量

宋向戍欲爲弭兵之盟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廢之不亦誣乎韓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誰曰不可必將許之

老圃曰然子罕之言不爲無理也兵者聖人之所不廢也有天下聚人羣如之何而廢兵自隋失其德真人受命東略西撫以至大同者兵之功也愚嘗略計大功之後戶口耗半生理天闕墟落莽莽欲無人聲以是而觀合左師韓宣子仁人也哉九原可作吾甯與歸

田狩之事削格置罽之具機繳弓矢之器鷹拘搏噬之用所以命獲者也望其中有委佗而不能動者所建之旃也旃無預與獲事而凡所以命獲者皆取進止焉弊

禽而獻功率效之于其下

老圃曰旃之所以爲旃以無爲而集事其有以似夫吾君子也羣工百有司之伎能吾君子或不能爲也而能爲之主然則上之于下其分勞役也久矣故吾君子之所以柄以計者不可以不察此也

宋景公使弓工作弓九年而成復于公曰臣之精力弱矣公登箕山而射矢逾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力逸選飲羽于石梁

老圃曰弓工以死成其藝景公用不能遺其所長是入于皇王之際心殫志竭以死守其術故不如遇景公者肯捐晷刻之暇力試嘗于鉤弦注矢之間則將弓與人皆湮沒而無聞飲羽石梁何從而發其勁也悲夫

灌畦暇語終

右灌畦暇語非完書也余頃僦居京城之西一日有
賣雜物者過門見其篋有故書數種大抵首尾不全
灌畦暇語一編尤爲斷爛余購得之愛其出言皆有
微意可爲破顏因爲料理其可讀者才得二十許條
餘不可刪取者尙三分之二甚可惜也他日好事君
子如有善本幸爲我足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